鹽政志

鹽政志卷之八

評論

朱廷立曰志評論何爲也舊志無評論者也衆善集而法無留良焉若曰我之言是矣人之言何爲焉執也甚矣人之言善矣而曰非我出焉薄也甚矣

志評論

宋李泰伯論通商 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終不弊者蓋作法之時

上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胡不善。繫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懈弛。人或慣習。而姦謀日生。胡不弊。彼官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鹽積。常不足。令以數萬家之衆。食數十戶之鹽。一銖一兩。且不可與官爲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雜以糞土。是以公鹽貴而汙私鹽賤。而潔。以此利輸於姦。而官糶益少。鹽益滯矣。然令非緩。法非輕也。但利之所誘。雖曰刑人弗能禁也。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矣。何謂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人。使自行之。旣摧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公利不減也。何謂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則鹽不殺雜。所至之地。

又以貰于市人則列肆多得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鹵土者今皆食鹽昔喜鬻販者今皆公行鬻之用益廣是以無滯矣如此則財用足而刑罰清治世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爲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糴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爲不多今糴鹽與商以米推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斯之謂歟 見臨江集

蘇軾論榷京東河北

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惇之言曰河北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

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蘇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於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而萬七千人莫能止。姦民以兵杖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榷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能

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蒙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者借而務斤官以一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得爲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其急時百用廣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犯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犯法重而官鹽貴則民

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往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醎也。而望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散賦之外。已復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敢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見宋

曾鞏論鹽法曰。太祖知百姓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定鹽價於海瀕。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斯民始得更生於此。

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奈何自是以來。兵籌既衆。費用益滋。鋤利之法始急。於是言鹽課。則劉熙古。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而助之者。駸廣山海之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見元豐類稿】

呂祖謙論鹽法曰。三代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相桓公。始創鹽利。漢孔僅桑弘羊。祖之。鹽始禁榷。至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之。弘羊反覆論難。鹽榷終不能廢。元帝固嘗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後雖法有寬急。然與古今相爲終始。以故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耳。且禁榷之利。惟海與解鹽最資國用。井鹽自贍一方。於大農之國計不與焉。本朝海鹽。其初鈔未行。惟建安軍置

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時李沆爲真州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爲利廣官得其人。則其害少。至于解朝廷專置使以領之。而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以奪其利蓋解鹽之味不及西夏價值西北爲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之鹽以至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自漢以來。海鹽井鹽煎熬而成。必資人力。解鹽如耕種。疏爲畦壠決水灌其間。南風起鹽遂結成。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此解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也。兩浙之鹽徽宗時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廢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爲鈔鹽。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爲差。

專利罔民。間數十日一變。法旣變則鈔鹽不可行。商賈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緣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爲外水參雜。不復成鹽。此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其後大興徭役。車出外水。漸可甫復。此解鹽之一變也。夫天下之鹽固皆禁榷。惟河北之鹽。自安史之亂。緣藩鎮據有。宋因而定稅。法無禁榷。仁宗時。議者欲禁榷。仁宗不許。神宗時。荊公章惇亦欲禁榷。而神宗亦不許。後惇爲相。始行之。犯刑禁者甚多。盜賊羣起。噫。此河北之鹽所以不可禁榷也。然而欲復三代。固已弗得。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計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乎。況所謂興販煎鹽者。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以寬力本之民。但取之

爲不盡其利則可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是之謂見小失大故鹽法所以不行見呂

東萊文集

劉達可論權宜經久

夫通川墮甑海陵弃珠醝竈無煙鹵池涤血正鹽之利絶于時營門之惣非味寒闤闤之鹽梅氣淡發公私之嘆猶不忍利源之開吾恐日乏之千金人添菜色一時之急何以紓之此盖不得不爲權宜之計也朝波黑詁循水彈員近給江南遠通吳越浮鹽之利乏之于時粟南之熬素霜乾梅外之關津路斥爲通融之計猶欲爲諸道之濟吾恐天產不貲河潤難及一方之利安能給之此又不可不思經久之謀也

論征榷宜實論來而及於利難言也抑於精密之中不失正大之意庶幾得之嗟乎利生於彼此之相形得此則失彼厚此則薄彼此有餘則彼不足損天下之利盡以予民租賦無所求征榷無所取夫豈不可然而務適也國家之費浩瀚龐博容是何以濟之令以斡旋運轉不遺絲髮斟酌劑量細入毫芒其法至精而至密也或者倘以私意小智點于其法本明白而簡易或流而爲深險詭秘失本通達而遲滯或轉而爲節碎微偶是故彼此交病而正大之意失矣

論鍋戶浮鹽之弊國家鹽筴之利淮東爲最孝宗乾道間邊陲晏清亭戶阜繁歲額以袋計者六十五萬有奇舉浙江兩路僅三分之一然而始壞於

潮海之變再廢於道衆之亂比年興復規昔愈艱何哉昔者鍋戶少今則蔓衍諸場緣理宗紹定初江淮大司招誘鍋戶收買浮鹽始自鹽城後遍海隅惡少無根著者皆爭趨之由是鍋戶與亭戶對立浮鹽與正鹽並行私販之徒水陸以千萬計挾持兵器聲勢喧闐巡尉兵校不敢誰何一遇風塵之警嘯聚成黨何止侵奪國課而已耶

論弛榷禁鹽始在民則民利中在國則國利後在官吏則民既窮國亦匱矣有司若于前其餘之弊胡不觀諸本朝之故事乎且國家強不如漢富不如唐縱有六經費常用之外一毫不取於民故河北鹽令除於開寶福建鹽禁除於興國江

昌州之虛額。罷廣南之榷賣。至於四川鹽戸之令。鹽本之制。則皆免之。而虛額亦盡蠲焉。凡可以利民者。一切不靳。祖宗惠養生民之政。眞天地父母之心也。孰謂良法美意可行於疇昔。曾不可行於今日也耶

論廣鹽不可榷淮鹽不可棄

祖宗時。解安猶有池。今爲盜區。川陝猶有井。今爲敵境。所恃者惟淮。而淮之鹽。今又蕩爲腥血之場。嗟夫國家三百年生聚之民。飲食者在此。蓄養士卒俸給者在此。軍需和糴。亦並賴焉。一旦盡棄之敵。無一人能爲國家辦。而乃仰給於一隅之廣。其何以爲經久之謀乎。今欲紓目前之急。固宜倣慶曆之論。以通江湖之販。尤不可不思淮海之鬻不可捐以與人。

固宜置天禧之亭戶以折廣南之賦尤不可不念南渡國計惟此是賴能置官以榷廣場豈不能經理海陵之舊治能建議以通廣販豈不能修復通川之故基是特在乎區處何如耳

論吏道清鹽課辨　嘗謂爲今之計無他亦惟在於士夫之間相與勸勉而已移爲己之心以爲民轉爲家之念以爲國當如范仲淹之議弛其禁毋如王拱辰之請榷當如張奎之奏除其禁毋如張象中之增羨餘夫如是則可以寬民力紓國計一舉而兩得之不然則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之人也又在桑孔諸人之下

以上具見會元待問

陳傳良論鹽法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嬴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于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於此。而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至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石。祖宗之意。慮客鈔行而州縣之鹽不足。則為之限制。熙豐新法增長鹽價。於是河北復官鹽。而廣鹽亦通入江湖。置便糴司。以所封樁諸路增剩鹽

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且罷封樁三年。令任公裕裁定增損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紹聖三年。江湖淮浙六路通筭鈔引錢充足。元祐八年。年額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依此。崇寧元年。二月勑鹽鈔每一百貫於在京入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其紹聖三年五分指揮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給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盡罷諸路官以鹽鈔每一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

見通考

論比較鹽課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奬之法。而累年

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命諸鹽場監收課出剩。不得理爲勞績。嘉祐赦文。又申嚴希求恩賞。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課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名銜聞奏當行賞罰。令黜者不以去赦降原減

見通考

黃履翁論鹽法之弊 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農國計之所仰。惟淮海解池最資國用。蜀井自贍一方。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康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眞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國不匱而民亦足費。省而利饒。此李沆之良法也。自蔡京秉政。

轉般法壞始則俾商賈入納於官而爲鈔法以遠近爲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鈔後不用而折閱益甚此海鹽之法壞於蔡京之手國初解鹽通商陝京爲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鹽之鈔在解池公家無輦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雜契丹以鹽奪課則防之西夏以鹽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君民便利此盛度之良謀也自蔡京解之鹽法盡廢而滄之鹽價復踊西北之鹽鈔多剩而榷務之錢鈔復阻況以雨水不常地脉消耗此解鹽之法復廢於蔡京祖宗以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貢入常多故不忍以鹽之利而重困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堯臣力言蜀井之不可榷也夫何王宗望小人以商賈之說而損國家之體庸蜀之鹽始榷矣祖宗

以河北自安史之亂藩臣竊有其利因而以鹽定稅固無再榷加以河北鹵池彌望非如蜀井解池立牆塹以封守熬波即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煮而易察此張方平痛論河北不可榷也夫何子厚姦臣以箕斂之法而爲固寵之計河北之鹽始再榷矣此國朝鹽法沿革之大略也愚嘗因是而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者君子之爲國計爲公而不爲私小人之爲國計言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兩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正論廢矣齊之鹽筴不行於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圖伯之日漢之鹽榷頗罷於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於桑弘小人之說此猶可也國朝淮鹽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解鹽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

利行之而弊。庸蜀之鹽。王堯臣不之榷。而王宗望榷之。河北之鹽。張方平不之榷。而章子厚榷之。君子小人。其柄鑿也如此。彼小人者。不過以規利爲遠謀。以富國爲大功。而國家之重計。生民之大業。彼何知焉古今之所以爲民禍者。未有不由小人之誤國。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 見源流至論

葉時論先王山澤之禁

昔晏子謂齊侯曰。海之鹽。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逼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婦皆詛。晏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

至乃貧獻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彊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侈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是以太宰以九職供萬民澤虞則掌國澤而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

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求重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致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所以無曠土游民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而管仲對以惟管山海爲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爲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雖居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鬻海以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夫鬻鹽大冶。如孔僅咸陽者出。乃盡取天下郡

縣鹽鐵之利。幹歸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皆變而為榷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鹽鐵之是資。國命惟鹽鐵之是議。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鐵者乎

通論鹽政

周鹽人。則以奄二人為之。掌其政令。待其戒令。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政富強。而榷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

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權禁者猗頓也蠹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爲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共之用而爲後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尤也伯主既資鹽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俗乎曾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爲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壟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怪也豈非啓公上之權禁乎權鹽固無怪也鄭當時何人乃逢武帝之欲推轂齊之大鬻鹽者用事漢朝而榷鹽之法始密鄭當時者其爲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此蠹矣寧不謂之鄭當時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

過奄宦女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嗚乎。周以鹽用而共邦事。自賓祭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于民。漢以鹽利而共邦財。自公上榷禁之外。則不肯以一孔遺之民。自漢至唐法日密矣。儒者肯不排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哉。以上俱見羣書考索論鹽元

葉適散鹽本錢論罷華亭分司

前者往嘉興府散還亭戶鹽本錢。凡海角一一親到。得訪問亭場竈數無減。而鹽課折陷。弊在華亭分司。苦楚推剝。致亭戶逃亡故耳。請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與官爲市。有買而後

有納。自置道分司亭戶一到。請不需常例錢者寡。倘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保者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買鹽不以本錢。惟事抑納。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爲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材智。使之督辦之。所統僅亦必勸以恩禮。然後徇以法制。人情在始有樂爲之用者。近者分司吏卒。視爲奇貨而漁獵之。係纍其妻妾。破壞其家產。甚至一有訊腿荆五十而一荆取杖錢五貫者。是一訊之頃。爲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近見浦東場等處。堂宇毀折垂盡。問之轎夫。僉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

追捕令雖麥粥亦多不給不知本司嘗苦之至此否乎是斷喪根本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細民之苦莫亭戶爲劇夏日酷烈人所必避獨亭戶反就之以爲涼蓋煎鹽竈舍火氣熾盛一出靑天白日之下即淸涼也冬寒雨雪官司優恤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鬻海爲鹽全藉晴日一至沍寒必缺額也惟此以往良苦可知是必優恤俾其樂業乃可得鹽况所經歷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不知人世生聚之樂其苦尤宜扁恤分司斷杖半歲之間死於非命者七人不知本司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獄子帶家人數輩取亭戶每場

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又自書數十引。逼塲官僉押追捕銷縛婦女取錢。更迭搔擾。皆分司爲之也。曰補鹽曆。五日一批七十千。曰巡鹽曆。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常程之費如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亦既人甚矣。况復以亭戶之所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分司郎本司一幹官在外者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埒。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翁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轎散番通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所在縣十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

衣食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卒徒之褒奚。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監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榷抵數已。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枚納本。皆屬支買場。然不與分司通同。自為支買。權輕人所易。詐托以分司則人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戶逃亡。而鹽課

折閱皆分司之爲也。某不佞竊謂必欲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閱者復舊，非省罷分司聽不可。乞自使司敷奏朝廷，將晚創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校榜末示，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之幸也

與孫提舉論散還貼袋鹽錢 竊惟此項原舊係本司會

收容鈔。每袋四貫貼買亭戶鹽二十斤[illegible]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本錢無異，亭戶詎敢不伏。後乃以此錢令項分什綱稍支給。綱稍假以牛船盤費充收各輿，以致官司雖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含究。欲訴想非一日。今幸臺監清明，專加優䘏。亭戶得以吐氣，遂行執說。勒上使臺行諸場照舊例催發，令貼袋錢同元數鹽

本錢及單攢筭頭還亭戶無使綱稍不得兜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衙乞高明裁之

與浙司論鹽事

伏蒙俾條具鹽事之目有三曰復祖額曰卹亭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卹亭丁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顧適何足以裨末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三者之中額以卹亭丁為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為名夫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不易之理也方乾淳時世無貪官鹽場官又皆小使臣為之實以本錢與民交易無一毫侵擾時則亭戶自謀衣食鹽日多而祖額未嘗虧自嘉定後人戶無所償本鞭撻以強其輸官時則亭民與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虧又其

久也。逃亡太半。存者益苦。而爲官者。不訊顛末。徒責以吏文。使祖額二字。爲胥吏禍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先䘏根本。豈可言復祖額哉。嘗竊擬今日䘏亭丁之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夫監司所積。無非鹽利所餘。今若於積內。撥數十萬緡遣官招其復業。使葺廬舍具器用。顧丁夫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不期而自復也。二曰。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又籮兜二麥二稅草蕩柴租諸項內錢。逢千剋退一錢。使果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納。倘非其官則陪納矣。豈可更取贏餘乎。況又有消耗滷折解面罰伙諸鹽加倍方足完官者。其弊始於利出剩耳。若不利出剩。而斤得實錢。人必大悅。祖額不期而

自復也。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民擾。此事曉然。今小官分監司之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竝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買納官。支鹽官。各一員。而提舉總權於上。其後添兩買納添分廳。方併省分司。又陞買納為提督。分提督為兩檢察。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或提舉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許諸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横擾。租額不期而自復也。四曰。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尅。舊來監官各自散錢。後委官添取。常例。今合選清强官。單車以往。則所委官既免吏卒常例場監官。民弊亦可絕。又須照數預借。依實納鹽。則民得實錢。租額不期而自復也。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煎。夫催煎之官。其要在預給工本。趣晴速催。有

雨輒止奈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所行全不中節展轉適以肥吏況權攝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給其志何在而能爲公乎今若選委廉能許以便宜從事本司厚加廩祿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租額不期而自復也六曰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蓋亭戶產業不許典賣者慮其無根著而輕轉徙也今不特膏腴無餘而草蕩亦歸豪右若急曉諭歸還則民有常產租額不期而自復也昔孫提舉檄諸場官凡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欠官司錢盡蠲之特逃戶爲之復業雖僅及半年鹽額近十一年之最使孫提舉終任或再任安知租額之不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世之明驗故額以鄉亭丁爲急而未欲以復租額幫者若復額名立必有趣辦於下

以耗根本者固不若專卹亭丁而建祖額之自後也至于均支發則非適所敢輕議夫浙鹽之比淮鹽恐多淺河狹港船剝之費必多博盡下情量賜斟酌使鈔法疏通則公私幸甚近年又增拘浙西鈔戶袋戶不惟無繇盡得析且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亭留而若拘鈔戶鈔戶若耗何以善後然亭丁者鹽之所從出鈔戶者鹽之所從泄吐納往復皆利源所關不可以不察惟高明裁之 倪鼎求心文

國朝葉子奇論鹽法 昔元世祖立鹽法頗治差鹽亭戶(衛南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又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

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姦。民甚苦之，數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嘗考歷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鬻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榷法，為牢盆之制。自是歷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資，略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見鹽法考

丘濬論解引積滯 濬曰。今日禁榷之利，莫大於鹽。其最資國用者，惟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於海，顆鹽出於池。惟解有之。然海出於人力，歲額不定，猶可增補。解則出於天成，歲額或有不足，更將取之何所哉。是以開中解鹽與海獨

海此不足則取之於彼可以通融挪補解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不及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輸十年歲額守支待次或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數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爲今必計十年可通行查算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守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見衍義補

朱廷立首警九誡一曰毋私鹽課戶曹事而差御

史一員以監臨之豈非以御史爲執法官使人畏法而莫敢有作惡者耶使御史而私乃心焉是自冒於法矣名器之辱孰大於是

二曰毋惰巡鹽之職事頗繁冗一年之間曾無幾時強力事事猶恐不及而況怠玩不加之意乃不覆公餗哉

三曰毋縱利之所在人所必趨其在官吏有縱容貪婪之弊其在商人有夾帶影射之弊其在竈丁有私煎私販之弊其在巡鹽人役有賣放通同之弊其在豪強有越占多取之弊皆須按法以裁之不可寬縱以滋弊源

四曰毋請私囑商人知趨干利而罔畏於害其巧於取徑工於調亂者由來漸矣從我須盡法治之其流自息苟有一毫或中其計則夤緣鑽刺之徒羣然而聚其爲鹽法之

蠹不已多乎。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

五曰。毋越職業 豈[illegible]

之職。惟理鹽法。隨分用心。則職業自舉。其他事宜各有守者。不必多涉以取紛擾

六曰。毋避小嫌以妨大計

御史舉措。人自見之。存心既公。人自無議。否則千思萬慮。欲爲掩藏。而人之見之。如指蒼素。其孰得而掩藏之。故法有不便於商民者。宜爲區處。鹽船到所。不必拘其單數多寡。即爲委官秤掣。如其四顧畏避。聽其停積。而不通。則商困而民亦困矣

七曰。毋事深刻以傷大體

當官須識大體。如鹽政大體所在。主於足邊便民。而中間條理。不過通商恤竈二者而已。蓋天地生財。自有定數。不在官則在民。司鹽政者。必有體念邊

儲之心。而又不失乎國家藏富於民之意乃爲得計若過爲深刻。以與商賈計較於銖兩之利是國多取於商商必多取於民而國之大體反有所傷矣

八曰。毋泥陳跡以失通變之宜

立法貴正行法貴通若鹽法者尤不可執一而論者也蓋鹽利因時而有增減行法者當隨時而有損益鹽價賤則商必困則爲之停掣以俟其通鹽價貴則民必困則爲之勤掣以濟其急或損或益要不過使商民兩得其便乃適通變之宜若曰舊跡如是也而我反之不可也則鹽法窒而不通矣

九曰。毋執已見以昧公平之政

廷立嘗謂夫人莫善於廣衆見以求是莫不善於執已見以遂非求是者曰免於非遂非者曰

鹺於是故一有舉措必集諸司以及商竈人等於庭互相可否務求歸一之論以行公平之政不然則上之情不及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一有舉措鮮有得其中者矣

鹽政志卷之六終

鹽政志卷之九

鹽官

朱廷立曰。志鹽官何爲也。愼職守也。鹽官者有理財之責焉。則旣列于冊矣。求其名焉。昭昭可數也。求其賢者與其不賢者焉。昭昭可數也。其得無愼焉已乎。志鹽官

[齊]管仲名夷吾。潁上人也。相桓公。以其道伯諸侯。與鹽筴之利。國以富强

漢 東郭咸陽 齊之大鬻鹽。武帝元狩元年。與孔僅並為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事 桑弘羊 洛陽人。為賈人子。武帝元封元年。代僅斡天下鹽鐵

唐 裴耀卿 字煥之。絳州稷山人。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為江淮轉運使。置輸場于三門。西置鹽倉。兼理鹽政。天寶初年。卒于官 第五琦 字禹珪。京兆長安人。肅宗至德元年。為江淮轉運使。始變鹽法。置監院亭戶。盡榷天下鹽。國用以饒 元載 字公輔。鳳翔岐山人。肅宗時。為江淮轉運使。兼鹽政。與宮中盤結固寵。毀法為通鬻。恩為怨。大曆十三年。詔賜自盡 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代宗廣德間。為江淮轉運使。三領鹽鐵。繼第五琦榷鹽法。令精密。課額大增。史稱可法五事。其

三曰官多民擾但于出鹽之鄉置官取鹽
戶所鬻者鬻于商人任其所之人稱簡要
竟爲楊炎所陷詔賜死

包佶德宗時繼晏爲江淮轉運使兼鹽政處置周悉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德宗建中元年爲江淮轉運副使討賊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其治行無缺

元琇德宗時爲江淮轉運使爲韓滉劾罷

韓滉字大沖京兆長安人休之子也德宗時爲江淮轉運使性雖苛慘強肆而能建立有補于時

竇參字時中岐州人也德宗時爲江淮鹽鐵使素無學術立事惟樹親黨後貶彬州別駕竟賜死

崔縱博陵安平人德宗時爲江淮鹽鐵使治從簡易蠲略細苛終元載之世不求聞達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德宗

時出監察御史爲揚子院留後元和十三年復領鹽鐵有心計爲李巽所薦後以進羡獲寵爲相史稱唯謹故免於禍

王詔 京兆萬年人德宗興元元年爲江淮轉運判官能出家貲賞士以紓奉天之難

張滂 德宗貞元九年爲江淮鹽鐵轉運使

王緯 字文卿幷州太原人德宗貞元十年爲江淮鹽鐵轉運使居官以清白稱然條例苛碎人多不堪

李錡 德宗貞元十五年爲江淮轉運使刻剝以事進奉又饋結權貴由是驕縱無所忌憚食貨志云利集王私室而國用耗壞鹽法大壞多爲虛估

韓自知 德宗時爲揚子院留後

潘孟陽 憲宗新立詔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

李巽 字令叔趙州贊皇人憲宗元和

元年為江淮轉運副使自劉晏之後居職者難繼巽為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鄘字建侯邕之從孫也憲宗時為江淮轉運使籍府庫餘儲納于朝廷召入柜不願拜竟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憲宗元和中為江淮轉運使遇事持正與李吉甫不相能出為東川節度使十二年卒

王播字名別其先太原人少客揚州主木蘭院僧舍穆宗長慶元年為江淮轉運使三領鹽鐵能給財用月進為羨餘歲至百萬餘緡卒于官

令狐楚字殼士世為華原人德棻之裔也敬宗時為江淮轉運副使尋卒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文宗太和元年為江淮轉運使時年七十嗜權固位偷合

訓注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

楊嗣復 字繼之文宗時爲江淮轉運使史稱資性辯給革免干禍

崔珙 博陵人文宗開成五年爲江淮轉運使安費鹽鐵錢九十萬緡爲崔鉉劾貶豐州刺史

杜悰 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爲江淮轉運判官再領鹽鐵但才之周用而學於自奉後罷職而卒

馬植 字存之勛之子也宣宗嗣位爲江淮轉運使

裴休 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宣宗大中五年爲江淮轉運使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下過四十萬斛吏卒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法十餘條歲運百二十萬斛後秉政五歲罷爲宣武節度使

夏侯孜 字好學亳州譙人宣宗時爲江淮鹽鐵轉運使

柳仲郢 字諭蒙京兆華

原人也。宣宗大中九年，為江淮轉運使。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勅掌鹽鐵補場官。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鹽鐵，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職品，非特勅所宜親。懿宗時，為天平節度使，卒于官。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宣宗大中時，為江淮鹽鐵轉運使。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懿宗時，為江淮轉運使。時上李德裕寃，世高其義。後以不屈逆巢見殺。

孔緯字化文，孔子三十九世孫也。懿宗時，為江淮轉運使。從僖宗幸蜀，緯從之。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位至司徒，卒。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也。僖宗時，為江淮轉運使。吏治精明，所至課最。

高駢幽州人，崇文之孫也。僖宗乾符六年，充淮南轉運使。是時請改楊子院為發運

使後爲楊行密所殺

杜讓能字羣懿京兆杜陵人僖宗時爲江淮轉運使精思明敏時有所賴

崔倕齊州人昭宗時爲江淮轉運使倕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後爲相

崔昭緯昭宗時爲江淮轉運使內結忠臣外連强藩制天子以固其寵後見殺

五代

豆盧革爲世名族後唐莊宗時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素無問學薦韋說相附唯諾郭崇韜而已後竄爲民賜自盡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南唐昇元元年爲海陵鹽監使時海陵民多爭訟仁規兼縣事爲理察而果敢厲以刑威民皆有所畏懼縣務甚治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大役常賦不

能給。仁規使吏行視民家所有。舉籍而取之事訖。則以次備償。無有逋負。以故民不敢怨。累遷至刺史

宋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也。太宗初爲江淮轉運使後爲相

喬惟岳 太宗雍熙初。爲淮南轉運使。時開沙河凡四十里。創二斗門于西河設懸門以蓄洩水利。自是漕舟無滯。後復權知楚州

雷有終 德驤之子也太宗淳化三年。爲江淮茶鹽使。有吏幹險側。喜攻人過。後赴援澶淵。威聲大震

薛映 元超八世孫也。太宗淳化三年。爲江淮茶鹽副使。好學該博。爲政嚴明。人不敢欺

吳遵路 叙之子也。太宗時。爲淮南轉運副使。于眞泰州高郵軍。建斗門十九以蓄

溉水利廣屬縣常平倉儲蓄以待歲荒凡所規畫民甚便之

李沆字太初世爲洛州人眞宗時爲江淮發運使時請置轉搬法民力寬而鹽利廣國用有資後位至丞相配享眞廟

王子輿眞宗咸平二年以鹽鐵判官充淮南轉運使事尚體要民多便之

張仕遜世爲襄州人東之老後也眞宗時爲江淮轉運使每思王旦朝廷權利至矣之言不敢求錐刀之利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也眞宗時爲江淮發運使王旦謂曰東南民力竭矣奎深然之乃疏眞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入八百萬供京師官至參政

朱台符眞宗時爲江淮轉運副使上言禁無名賞賜及不急造作

王嗣宗汾人舉進士甲科眞宗時爲江淮發

運使揚楚間民疾不服藥惟禱求家神廟
以徼福嗣宗毀之刻名方千石使民知醫
而俗稍變。

呂夷簡 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及第
仁宗天聖初監西溪鹽場後入相配享
仁宗廟庭

范仲淹 字希文世為吳人仁宗天聖時為西溪監官時
海潮漫為鹹鹵與發運使張綸築捍海堤
于通泰每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民
享其利立廟祀之曰張范祠後
慶曆中參知政事卒謚文正

晏殊 字同叔撫
州人嘗為西溪監官後
仁宗朝拜相卒謚元獻

張綸 字昌言汝南人也仁宗天
聖中為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
乃奏除楚通泰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
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捍海有功民立生祠于泰州終乾州刺史

胡令儀 開封陳留人。仁宗天聖時。爲淮南轉運使時命下使究捍海堰脩築可否。令儀熟知其便。抗章請必成之。堰成海陵立祠。與張范並祀之號三賢堂

王素 字仲儀。世爲魏州人。仁宗慶曆三年。爲淮南都轉按察使。遇事敢發。不能善其晚節

許元 字子春。宣州人也。仁宗慶曆中。范仲淹薦爲江淮發運判官。尋陞副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食乃考故事治之。不勞不擾。而用自足。歲漕六百二十萬至京師。尚餘百萬。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又徙泰州。卒

吳中甫 仁宗時爲江淮發運使。嘗自洪澤築六十里。以避長淮之險。又請設官鹽城。以督亭竈私鬻之禁事見疏議

張靖 京兆人。神宗熙寧二年。爲淮南轉運使。時言薛

向變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于法。以向代之

薛向字師正。京兆人也。神宗熙寧二年。爲淮南轉運使

傅堯俞字欽之。世居鄆州。神宗熙寧時。與安石議不合。遂權發運鹽鐵使。然立朝建論正大。薦引多吉人

鮮于侁字子駿。神宗元豐八年。爲都轉運鹽使。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甚便之。且止役錢二十萬。溫公謂東坡曰。子駿福星也。安得百千子駿。布之天下乎。後入黨籍

希績字紀常。神宗元豐時。爲淮南發運副使。行已有堅操。坐元祐黨

向子諲字伯恭。世爲開封人。哲宗元符四年。除淮南制置發運使。史稱區畫有事甚善。上多可其奏。後知平江府

蘇頌字子容。泉

州人也。哲宗時爲淮南轉運使持正有幹**權邦彥**字朝美世爲河間人。高宗建炎四年。改淮南制置發運使。後擢參政。贈正議大夫**胡銓**字邦衡吉之廬陵人。孝宗隆興二年。除措置兩淮海道使。敦尙雅俗。賢愚皆化**吳機**寧宗時爲淮南運判。兼知眞州。百廢俱舉。州人立生祠焉**史岩之**朝奉大夫。理宗紹定三年。以將作監丞兼知眞州權淮南運判**劉彌正**劉夙子中弟。後丞相陳自强惡不附巳。開禧虜入寇。用公提淮鹽。蓋閫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彌正盡通商利。舉爲運判。後爲浙漕。虜使自淮至浙。凡送迎之費。皆爲裁定成式。官至吏部侍郎**李庭芝**度宗咸淳五年。爲兩淮制置大使。時民負鹽二百餘萬。請蠲之。又蠲

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首車運民德之如父母

元陳思濟字濟民。拓城人也。世祖至元五年。以思濟爲兩淮都轉運鹽使。能盡革姦弊。商賈通行

敬儼武宗至大元年。時儼爲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鹽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弊。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不可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病民以爲己。遂已也。文宗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沮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國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順帝至元課遂登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

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禱而雨。蝗亦息。

王都中 字元會。福之福寧人。順帝元統初。朝廷以鹽法久壞。命都中爲兩淮都轉運鹽使。都中酌其行于兩浙者。次第行之。鹽法遂脩。尋拜河南行省叅知政事。

宋文瓚 順帝至正七年。爲兩淮運使。嘗上江海擇置戍將疏。去揚日。民立政蹟碑。誠意伯劉基記其事。事見疏議。

姚顯 大寧人。順帝至正時。初仕承務郎。工部主事。遷承直郎。江浙行省都事。後陞奉議大夫。兩淮鹽運司副使

國朝

都御史耿九疇 字禹錫。山西平定人。由進士。正統十四年。

以右副都御史。奉命整理鹽法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由進士。成化三年。以

左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李嗣 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治元年。以戶部

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整理鹽課 王璟 字廷采。山東沂州人。由進士。弘治十四年。

以右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王瓊 字德華。山西太原人。由進士。正德元年。以右僉

都御史。整理鹽法 藍章 山東即墨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以刑部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清理鹽法

御史。馮傑 字國用。浙江金華人。由舉人。正統五年按治 尹鏜 字子聲。廣平人。由舉人。正統中。按治 蔣誠 字性存。江西大庾人。由進士。正統十三年。

按治

練綱字從道直隸長洲人由舉人景泰二年按治

彭烈字肇烈江西廬陵人由進士景泰四年按治

趙銘字自新陝西安化人由進士景泰五年按治

李宏字有容直隸蠡縣人由進士景泰六年按治

劉淵景泰七年按治

張岐字來鳳直隸興濟人由進士天順二年按治

李瓘字叔王河南澠池人由進士天順三年按治

程鑑字孔昭直隸開州人由進士天順四年按治

李益字士謙陝西長安人由進士天順五年按治

荊綸天順七年按治

田濟字汝霖陝西麟遊人由進士天順八年按治

董俊字世英直隸南樂人由舉人成化元年按治

姚綬字公綬浙江嘉興人由進

士成化二年按治左鈺字廷珍直隸阜城人由舉人成化三年按治潘琮字廷王四川華陽人由進士成化四年按治王繼字述之河南祥符人由進士成化五年按治董翯字廷顯浙江臨海人由進士成化六年按治侶鍾字大器山東鄆城人由進士成化七年按治黃鍾字孟陽直隸寧遠人由進士成化八年按治吳祚字天保浙江淳安人由進士成化十年按治劉瓚字廷璧山東益都人由進士成化十一年按治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按治劉魁字士元山東高唐人由進士成化十四年按治楊澄字憲夫四川射洪人由進士成化十五年按治吳哲字克

明江西臨川人由進士成化十七年按治陳孜字勉學山西浮山人由進士成化十八年按治李孟暟字時泰河南睢州人由進士成化十九年按治王相字君卿河南商水人由進士成化二十年按治暢亨字文通山西河津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一年按治劉洪字希範湖廣安陸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三年按治史簡字公儉河南洛陽人由進士弘治元年按治張禎字國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弘治二年按治孫衍字世昌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弘治三年按治張智字守愚直隸鉅鹿人由進士弘治四年按治劉偉字公奇浙江海鹽人由進士弘治五年按治汪鉉字鼎資浙江餘姚人由進

士。弘治六年。按治。榮華字公實。陝西藍田人。由進士。弘治七年。按治。鄧璋字禮方。順天涿州人。由進士。弘治八年。按治。趙鑑字克明。山東壽光人。由進士。弘治九年。按治。劉堯字象謙。陝西安定人。由進士弘治十年按治。金洪字惟深。浙江鄞縣人。由進士。弘治十一年。按治。史載德字公著。河南新鄭人。由進士。弘治十二年。按治。馮允中字執之。湖廣郴州人。由進士。弘治十三年。按治。馬昆字克昌。浙江平湖人。由進士。弘治十四年。按治。王俸字應爵。直隸吳縣人。由進士。弘治十六年。按治。曹來旬字伯長。河南鄭州人。由進士。弘治十七年。按治。趙繼爵字世忠。陝西同州人。由進士。正德元年。按

治。

朱廷聲字克諧。江西。進賢人。由進士。正德二年。按治。

徐行慶字思道。江西金谿人。由進士。正德三年。按治。

李雲字自石。江西。貴溪人。由進士。正德三年。按治。

朱儼字居正。福建。莆田人。由進士。正德四年。按治。

劉緯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正德五年。按治。

朱冠字仲瞻。河南。固始人。由進士。正德六年。按治。

張淮字東之。直隸南皮人。由進士。正德七年。按治。

張鵬字起滇。四川。洪雅人。由進士。正德八年。按治。

劉澄甫字子靜。山東壽光人。由進士。正德九年。按治。

王金字汝礪。直隸。涿鹿中衛人。由進士。正德十年。按治。

盧楫字濟川。順天。密雲人。由進士。正德十一年。按治。

許翔

鳳字國貞。山西洪洞人。由進士。正德十三年。按治

王琳字君佩。山東安丘人。由舉人。正德十四年。按治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按治

秦鉞字懋功。浙江慈谿人。由進士。嘉靖元年。按治

吳鐙字文濟。山東陽穀人。由進士。嘉靖二年。按治

張珩字佩玉。山西石州人。由進士。嘉靖三年。按治

戴金字純夫。湖廣漢陽人。由進士。嘉靖五年。按治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衛籍應天上元人。由進士。嘉靖六年。按治

李佶字子健。四川金堂人。由進士。嘉靖七年。按治

朱廷立字子禮。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嘉靖八年。按治

運使。蔣廷瓚永樂間任徐茂恭永樂間任何士英浙江東陽人。永樂間任白琛宣德八年。任嚴貞浙江。奉化人。由進士。正統元年任崔璵字文玉。順天。宛平人。由進士。景泰間任夏時字子寅。山東人。由監生。景泰間任崔能字用賢。山西。太原人。由貢士。天順間。任謝燫浙江。臨海人。由進士。成化元年。任延祥順天。宛平人。由舉人。成化九年。任歐賢廣西。蒼梧人。由進士。成化十一年。任白行中陝西。清澗人。由舉人。成化十二年。任袁江河南。祥符人。由進士。成化二十年。任畢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由進士。成化間。任王宏山東。文登人。由進士。弘治四年。任

唐錦舟字文載。四川達縣人。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任　楊奇字秀夫。山西壺關人。由進士。正德元年。任　呂賢字邦佐。直隸真定人。由進士。正德二年。任　畢璽山西高平人。由舉人。正德六年。任　張偉四川內江人。由進士。正德九年。任　胡軒浙江餘姚人。由進士。正德十一年。任　薛鍪直隸魏縣人。由進士。正德十四年。任　李銳字抑之。江西安福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任　李津廣東四會人。由進士。嘉靖四年。任　吳允禎字天祐。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嘉靖六年。任　史紳字道存。湖廣辰州衛人由進士。嘉靖八年。任

同知。張翀山西。榆社人。由進士。洪武間。任 王幹永樂八年。任 劉永賢宣德五年。任 張翔宣德六年。任 盧亮福建。政和人。宣德六年。任 于頤浙江。臨海人。由進士。宣德十五年。任 謝衡浙江。仁和人。由進士。正統二年。任

葉思銘字克新。浙江。義烏人。由舉人。正統七年。任 田日高順天。霸州人。成化元年。任 關寬江西。浮梁人。由舉人。成化十五年。任 鄭愷四川。廣安人。由舉人。成化二十七年。任 蔡元美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弘治三年。任 侯明河南。洛陽人。由進士。弘治九年。任 黃琳浙江。錢塘人。由舉人。弘治十二年。任 黃琪字文瑞。順天。大興匠籍。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弘治十五年。任 陳震字文靜。陝西慶

陽衛官籍由進士弘治間任

李宗商字尚質直隸樂亭人由進士正德元年任

劉汝爲字延宣直隸唐縣人由進士正德三年任

李德仁順天東安人由進士正德間任

馮永固字重器山西陽曲人由進士正德四年任

解經

高選陝西高陵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任

祝濬江西玉山人由進士正德十一年任

楊珽山西忻州人由舉人正德十三年任

邵有道江西都昌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任

林有祿福建莆田人由舉人正德元年任

朱冕順天大興人由進士嘉靖二年任

曹蘭陝西咸寧人由進士嘉靖四年任

劉璣字德夫錦衣衛籍陝西盩厔人由進士嘉靖四年任

副使

党忠宣德六年任　柴秀陝西洛南人由舉人成化四年任　金鼎浙江錢塘人由舉人成化四年任　孫進直隸東鹿人由舉人成化十四年任　陳瑄江西南昌人由舉人成化二十年任　況滋江西高安人由監生弘治元年任　萬福字季崇江西進賢人弘治二年任　魏祿山東濱州人由監生弘治九年任　曹豫字立之臨安衛鎮撫嗣子由舉人弘治十年任　王瑁順天固安人由舉人弘治十三年任　張璿直隸南皮人由舉人弘治十五年任　夏麟字廷瑞順天大興匠籍江西新喻人由舉人正德二年任

劉讓字堯仲。江西。新昌人。由舉人。正德五年。任　趙瓚雲南。泰和人。由舉人。正德十年。任

王用子山西。汾州人。由舉人。正德十年。任　閻邦重山西壽陽人。由舉人。正德十四年。任

劉大清字思憲。福建莆田人。由舉人。嘉靖三年。任

判官楊陵宣德四年任 王通宣德五年任 崔友智正統四年任 薛華正統五年任 徐海直隷任丘人由監生天順八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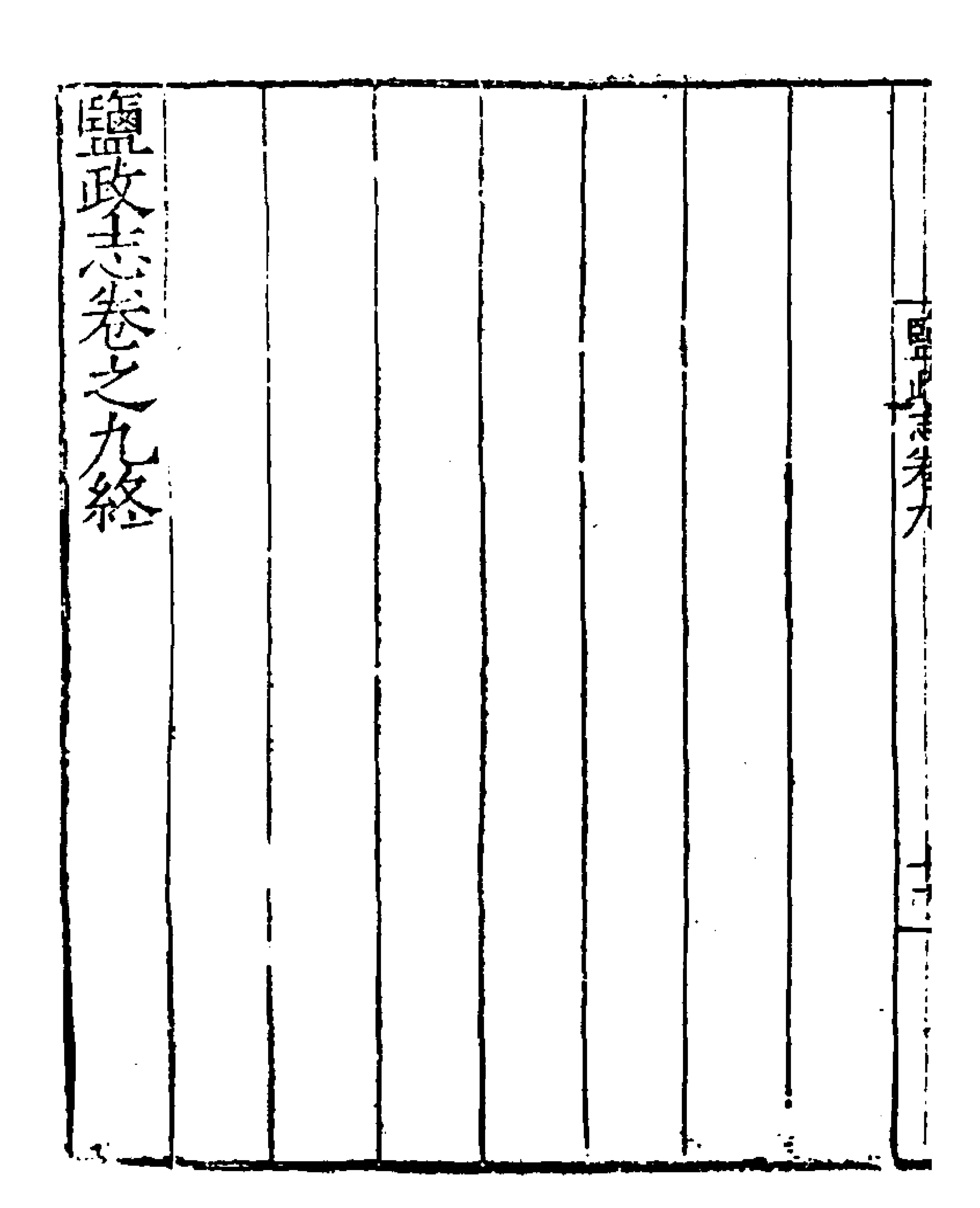
李森成化十二年任 梁潔廣東澄邁人成化十四年任 畢綸江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任 楊瓚直隷開州人成化十四年任 王秉彝四川內江人由進士成化十四年任 張璇湖廣湘潭人由監生成化十六年任

蹇貴四川泰寧人由監生成化二十三年任 徐鵬舉字九霄四川瀘州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任 王宸四川安居人由舉人弘治三年任 歐陽良江西泰和人由舉人弘治十年任 袁雲直隷棗强人由監生弘治

十二年。任　嚴蘭　河南共滿人。由舉人。弘治十四年。任　宋昂　直隸定興人。由舉人。弘治十三年。任　黎岳　廣東德慶人。由舉人。弘治十六年。任　朱紀　陝西涇陽人。由吏員。弘治十七年。任　毛翔　字鳳儀。四川內江人。由舉人。弘治十八年。任　劉仁　字德元。山東益都人。由舉人。弘治十八年。任　聶升

、　謝貴　江西新淦人。由監生。正德六年。任　黎磐　廣東電白人。由舉人。正德七年。任　劉文瀚　湖廣沅陵人。由監生。正德八年。任　聞人韶　浙江仁和人。由舉人。正德九年。任　夏邦謨　字舜俞。四川涪州人。由進士。正德十二年。任　陳珏　福建閩清人。由監生。正德十二年。任　丁瑀　陝西

蒲城人。由舉人。正德十四年任。張秉彝河南鄧州千戶所軍籍由舉人。正德十四年任。呂憲直隸蠡縣人。由舉人。正德十六年任。屠應塤浙江平湖人。由進士。嘉靖元年任。張鉞陝西咸寧人。由舉人。嘉靖三年任。丁鎬山東東平人。由舉人。嘉靖三年任。譚純字粹之。雲南衛軍籍浙江烏程人。由舉人。嘉靖四年任。林檜福建莆田人。由進士。嘉靖六年任。羅國賓字宗善。廣東四會人。由舉人。嘉靖六年任。劉芳字景春。浙江浙昌人。由舉人。嘉靖七年任



鹽政志卷之九終

鹽政志卷之十

禁約

朱廷立曰志禁約何爲也禁約者法之餘也君子以輔法焉天下無不盡之法而有不盡之弊夫惟其弊也是故有禁約焉是可爲法之輔也已志禁約

張珩禁約嘉靖四年兩淮御史珩定一曰巡緝私鹽軍

衛有司巡鹽官照舊定委堂上佐貳如無
方許首領不許委陰陽醫學義官幷帶俸
立功等官貽患地方。本院先置立比較格
眼簿一扇每遇各衙門按月所報捉獲鹽
斤船隻車輛驢頭等項到院隨即填寫幷
呈到犯人招由亦隨即酌量輕重照依律
例詳允發落私鹽車船等項悉照時估變
價解送運司類解戶部取庫收繳照年終
運司將收過各衙門一解到私鹽車船等項
銀兩數目總造手冊一本呈院本院取出
各衙門繳到庫收卷宗逐一清查如庫收
已獲冊上已造比對相同者則銀兩已解
運司類解戶部則為完卷庫收未獲冊上
未造則是各衙門未解運司則為未完查
催其巡鹽官查得簿內有能捕獲二千斤
以上者照例給賞三分之一及有不時捉

攅鹽包。鹽斤雖少。功次數多者。季終併算填註勤字。量加激勵。三箇月全無鹽包者。填註惰字查究。二曰審戶均煎。查得三十場竈戶。貧富不一。消長無常。若不量其產業厚薄。人丁多寡。一槩每丁辦鹽二十小引。則貧者將何所措。是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今後每五年一次審編。選委公正廉明官三員。分詣通泰淮三分司。查審各場。每歲額辦正鹽若干引。見在人丁若干丁。每總分為上中下三等。若場分人丁多者。上戶獨辦鹽二十小引。中戶兩丁共辦二十小引。下戶三丁共辦二十小引。場分人丁少者。上戶獨辦鹽二十小引。中戶三丁共辦四十小引。下戶兩丁共辦二十小引。審編之後。或有上中戶逃亡老疾等項。其本名賑濟草蕩灰池。撥

與本戶戶頭管領代辦鹽課若是下戶逃亡等項戶頭代辦不前責令上中二等人戶代辦上戶代辦六小引中戶代辦四小引縣銀草蕩亦給與管領各場竈丁年十五以上方僉辦課六十以上優免名鹽其各場總催俱查照原額就在上等戶內不拘曾否應總選其家道殷實者充當催徵鹽課亦五年一換庶得少息然各總竈戶多寡不一須要通融處置互相撥補若一總或編二十名每總俱編二十名一總或編三十名每總俱編三十名務使竈舍相近草蕩接連若是蕩舍在東編僉在西道路窵遠難以燒煎其水鄉竈戶審在上等者仍納水鄉銀兩若家道消乏辦納不敷即與分豁責令上等情願者代伊辦納審畢攢造清冊四本一本送本院查考一本

送運司。一本送分司查照。一本存留本場備照。三曰均平賑濟。照得邊方之糧草。招商人以飛輓。商人之鹽引。賴竈丁以煎燒。是竈丁者。鹽課之本。況晝夜勤勞。歲無寧日。每年額辦有七十餘萬之正課。餘鹽銀兩。又不下八九十萬之數。皆各場竈丁汗血之所出。因此歷年有賑濟之例。每年實在本色鹽五十七萬六千賑共銀二萬八千八百二十兩八錢二分五分四百一十六引一百斤。每引納賑銀五分。五竈竈丁每鹽一引。商人或出米一斗或納銀五分。以償其勞。貧富不分。一體給賑。近來以來。有富實頗過者。朋丁幇貼者。俱不給賑。是以苦樂不均。逃竄甚多。又加旱澇災毀。死亡過半。所以告乏之日繁。通關不得完繳。爲今之計。每場除總催一名不賑外。

其餘不論產業之厚薄人丁之多寡辦鹽十引者給與十引賑銀辦鹽五引者給與五引賑銀辦鹽多寡隨鹽賑濟況竈丁煎鹽一引方得一引賑濟是賑濟銀兩皆出自竈丁己力之所致非取於官倉官庫之比然給領賑濟雖無貧富多寡之分派辦鹽引實有貧富多寡之等區畫精詳酌量周密公平未有過於此者其臨領賑濟之期每年分為二次該場照依新審戶則造冊赴司關領賑濟分司至場唱名給散悉照本院新　定則例施行

四曰清查草蕩

查得各場竈丁歲辦鹽課不但曬灰淋滷其最要者草蕩先年每丁俱有界址畝數近年以來有典當賣絕者有侵占失迷者往往缺草煎辦鹽課缺乏今後每五年審戶之時亦坐委公廉官三

員分詣三分司地方將各場草蕩逐一踏勘總計若干隨蕩多寡均分竈丁如蕩多丁少分幾畝蕩少每丁多分幾畝多者撥與少者有者撥與無者不必拘定通融處置若有典當賣絕侵占失迷等項務要清查明白踏勘不拘遠年近日用價買典者盡行退還原主管業追出原契燒毀定爲四至各立封界其間逃亡事故原無主者派與見審辦鹽人戶管業審定之後有來復業者不許就令辦課存恤一年待後有逃亡老疾名缺方將復業人戶頂補其遺下賑濟草蕩許頂補之人領管今後竈丁照依編定草蕩各人遵守不許盜賣盜買如有故違依律問罪賣主追價入官買主草蕩給主審畢攢造青冊四本冊內每竈所分畝數四至俱要明白庶豪强不得

以吞併貪暴不得以多取。造完。一本送本院查考。一本送巡司。一本送分司。一本存留該場備照。

五曰清查竈丁

竈戶貧富老幼殘疾孤寡不免先令場官總催開報。但恐乘機作弊。以富作貧以貧作富。以精壯作老幼。以老幼作精壯。非殘疾者作殘疾。而眞殘疾者反不開除。非孤寡者作孤寡。而眞孤寡者反不優免。見在而捏為逃亡。逃亡而捏為見在。或畏懼豪富而為之回護。或欺壓良弱而為之復讐。若不防範精密。懲戒嚴切。則清丁本為便竈實所謂擾竈也。故開報之法。先令該場官吏督總催將各總人戶不拘貧富老幼殘疾鰥寡盡數開報。俱要花名揭帖或手冊。細開年貌。仍令清丁冊上有名竈互相挨報。務要總無遺戶。戶無遺丁。盡

數查出。不許隱匿。如竈戶所報之數。多於總催五名以下。量情發落。五名以上。從重究治。若該場官吏受財漏報。坐以枉法贓罪。若豪富之竈。用財買囑官吏。總催除重治外。中戶增爲上戶。下戶增爲中戶。上戶加倍派鹽。或定爲總催身役。

六曰

編審則例

定上中下則。最要詳審。此處一差。則草蕩賑濟之類。俱不得其均矣。故定則之法。令各總竈戶。預先取齊大門外聽候。每總用牌喚進。委官公同場官總催。先於衆人中。審二三人可爲上戶者。此二三人既定。令各人於衆人中。報與已同者。定爲上戶。上戶既定。次審二三人可爲中戶者。此二三人既定。令各人於衆人中。報與已同者。定爲中戶。中上戶既定。其餘爲下戶。可知矣。三者雖定。中間未免

有不均處。必須辭色寬緩。虛心詢問。上戶中或有告不堪者。令衆人齊說。果爲上戶者皆曰彼不如已。爲中戶者皆曰彼與已同。爲下戶者皆曰彼强如已。減一則定爲中戶。如上戶皆曰與已同。中戶皆曰强如已。下戶皆曰已遠不及。係姦竄欲避重就輕者。重責仍定上戶。中下戶依此定

七曰優免 則例 殘疾年老不堪前辦者。俱開除。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者。其夫遺課免辦。待子成立。別議。見任官。以禮致仕官。舉人。監生。曾經科舉生員。俱照例優免。其附學。未經科舉者。例不在優免之數。州縣提調官。行該學起送本院。如考得德行文學俱優堪以作養。另行區處

戴金禁約 嘉靖五年。兩准御史金定

一曰風勵屬官 近來

各處士夫除授遷轉一遇運司衙門即恐爲財賦之累及至到任往往失其初心反爲利欲所迷蓋不知負奇器者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其鋒鋩有持守者不處富貴貨利無以見其淸操爾運司諸官務爭相濯磨以正自守本院巡歷畢日應薦舉者卽行薦舉應奬勞者卽行奬勞而賢否不至混淆如有因循怠惰貪汚不職者不待歲終糾察必隨事舉行以示勸戒

二曰禁革船戶

看得商人雇船運載官鹽中間或有積年狡猾船戶一遇裝鹽先取半價收買私鹽預裝前後火倉弁舵樓倚有官鹽影射沿途發賣亦以足矣而又貪心不已竊取商人漸補已數或摟爬滲包攙和沙土累害商人莫敢聲言甚至强梁之徒動輒挾制延捱時日了已

私鹽方肯載行。如此之弊。以爲常事。自示之後。仍前夾帶及覊勒商人者。巡緝得出。或本院委官盤驗商人告發。拘問如律。船鹽入官。如商人通同作弊。併包夾帶者。一體究治。

三曰掣鹽姦弊

訪得商人每於秤掣之時。中有姦商或貧次未到。商緣奔競而欲越次提單。或輪次該掣。而又推故潛躲。希圖補掣。或通同門隸久慣脚夫。秤緝事人役。欺瞞委官抵換遇掣鹽包。積弊多端。已非一日。今後如不遵禁約。仍前故違者。訪出。或事發定行重治。

四曰秤收鹽價

查得儀淮二所餘鹽銀兩。本院行令運司。每單僉選殷實經紀地主各五名。不必干預本司官吏。許令各役在於本司儀門外。日則照數秤收。暮則封收貯庫。一單通完。用原

降天平傾瀉成錠前去該所給文批司支
納類解取獲庫收申繳續訪各商掣鹽過
所又行延捱索價不肯依期納銀及查得
淮安批驗所嘉靖二年三年分經紀朱還
等各侵銀兩動以千計監追不出蓋由當
時防範不嚴小人恣意花費今雖處以重
罪於法何益合行該司立爲定規淮南鹽
價每遇收銀責令經紀地主置立收簿一
扇送司印記每日將收過數目塡註簿籍
送堂查考中有過限者依期比較一商完
足一面行令該所給發引目以便發賣一
面傾錠鑿字聽候類解每五日該司仍具
總數回繳本院淮北但遇掣鹽卽令本司
委官一面監掣一面查照前規責令該所
所官督同經紀地主秤收每銀至二千兩
或數多至五千兩卽起解運司傾鑿如此

則法有定式。而官吏人等。無干預之嫌。五事有稽考。而經紀商人。無延捱之弊。

曰深濬滷池　看得鹽出於滷。雖自然之利。而滷蓄於池。必資人力之勤。下用深濬以廣蓄聚。上用苫蓋以防陰雨。今訪各場滷池。經年累月。全無挑濬。草蓬廢弛。以致一經旱久。則滷水易枯。陰雨連綿。則鹽花不結。鹽法至要。莫切於此。今後各場官。毋因循度日。虛糜廩祿。月每巡視各團。督令竈丁協力齊工。使滷水取之無窮。而陰雨不妨煎辦。則竈丁勞而有功。額課易於徵辦。公私兩便矣。六曰修

理竈房　看得各場設立竈房。安置鐵盤。督令竈丁團竈煎辦。必修理齊備。斯前煎辦得所。今各場竈丁。但知煎鹽度日。取辦目前。加以羣心異向。用力靡齊。其竈房

不過編草爲蓬竟容出入一遇陰雨不堪遮蔽其鐵盤又多經年久銷鑠虧損不堪煎鬻今後場官督令各團竈房應修者協心修理鐵盤應換者看驗的實申報運司轉呈本院處置更換如此則竈丁有所倚賴樂於趨事勤於辦課而免逃移之患矣

七曰因徒加煎各場竈丁有爲事徒罪以上發場加煎者仍查照舊例每鹽一小引准納銀二錢但稽考不嚴中間多有受錢脫放捏作逃移或恃頑負罪不肯完納課銀有名無實不無縱惡長姦今後各場每遇各衙門發到囚徒即申報分司將每月完過銀數塡註循環送院查考

雷應龍禁約

嘉靖六年兩淮御史應龍定

一曰戒飭司

屬運司之職要在保安竈丁剔除姦弊竈丁安則鹽課足姦弊去則鹽法通訪得往等之官但以持身之潔簿書期會之集便謂之賢若於此二者少有所歉即於職業有虧何足爲賢今後運司掌印并佐貳分司官凡竈丁一切疾苦本司及各場司所官吏庫皁弓兵總催工脚人等玩法害人與商竈鹽徒經紀地主埠頭鋪戶等與販夾帶截買偷爬等弊務要留心咨訪小則徑自處治大則呈來施行若本院或偏行偶欠平當亦要反覆執論不可苟從內外人等或假借欺瞞作弊騙人亦要稟白拏問不可虛應以負所望其各場一應事宜仍責成於分司催令以時出巡期於了事不限時月回日將保安過竈丁事件查訪出各色姦弊追過鹽銀問過刑名逐一

開報。如或怠玩廢職。法不爾私。

二曰。申重教養

查得各場社學無者尚未建立。有者徒具虛名。教讀非人。教養無法。鄉俗何由而善。今後各場必推殷實有行止一人爲主。擇請學行端潔之人。以居師席。讀書必以小學爲先。教人必以孝弟爲本。講之必明。行之必力。冠婚喪祭必行文公家禮。婚姻不許過侈。喪葬不許用僧道。各要稱家有無。民間鰥寡孤獨無有親屬者。照例行有司收養。若年八十以上。雖有親屬。貧不能養者。與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曾旌異而貧不能存。並未曾旌異者。及有不孝不義大姦大惡爲害一鄉敗壞風俗者。各查訪實跡。以憑周贍旌異究治施行。毋得變易名實。顛倒是非。查出責有所歸。其無社學場分。各查相應淫祠改

修各分司各場衙門廨舍倒壞者亦許查毀淫祠拆修無淫祠者申來議處修蓋各分司先將各場一應祠廟庵堂備查所祀之神并修建年月祀典載否緣由分諮何者可為社學何者可為分司何者可為各場衙門廨舍何者應留何者應毀開具揭帖呈來定奪

三曰禁治包納

訪得各場有等姦惡總催不容甲下竈丁親自納鹽用強包攬多收鹽價却賤買鹽斤上納又有通同官吏將鹽包與總催虛出木籌又或折收價銀入已攙和泥土奏數又多將鹽收至八分即報作完虛出通關及查先年收鹽每總堆作一廩派鹽坐以總催名數是以勤惰易分美惡易見虛實易查近來官吏總催欲便已私多將各總鹽斤堆收一廩致無分別百弊由

生。除選委廉能官員到場查盤及本院親臨閱視外。仰運司郎行各分司督令各場官吏，自禁約到日為始，責令富安安豐梁垛東臺等場，但係先年查准餘價者，俱將先徵鹽斤各總另堆一廩，如有十總者，即另堆作十廩，不許仍前混收。如違，該場官吏，問擬贓罪，分司官別議，仍禁各總催各戶鹽斤，聽從各人自納本色，俱要潔淨，再不許用強包攬及折收價銀，摻和泥土，私賣木籌，虛出通關。如有此等，官吏依前問擬，總催從重問罪。

四曰體悉團竈

竈丁辦鹽，以丁力為主，以滷池為本，以草蕩為資，以盤鐵為器，以竈房為所。數者一有未備，則鹽業有妨。訪得各場竈丁逃移甚多，滷池下欠開濬，上乏苫蓋，草蕩多被勢豪侵占，開墾為田，或取草載

船發賣。盤鐵缺壞竈房倒塌俱不修整。亦有因欠私債將弟男犴滷池𡐓場准折與人者。本院節備行招撫清查濬蓋修整未見成效。分司與各場官吏其何辭責。除姑記外。運司即行各分司官嚴督各場官吏。即將竈丁見在者用心安集。逃移者設法招撫。竄藏乞養准傭者照例許其自首。有來復業者照舊存恤一年。公私負欠不許追取。草蕩照依清查數目分管。有未清未分。或勢豪准折奪占不退不分者。呈來施行。滷池竈房除已行令刻期修濬苫蓋外。以後務要隨其傾塞即便修濬。其盤鐵上有缺壞者。各隨力修補

五曰。防究掣驗

其稱掣之法恐如舊規。但掣鹽之官雖經選委關防。亦有以贓敗者。其格眼文移簿籍法止載餘鹽數目其原

秤各包總數。俱不開載。本院既以無憑查考。書算人未必不緣是作弊。且訪得往時看秤搭鉈之人。常輕重其手。以為騙財之計。得錢則秤之重。不得錢則秤之輕。蓋由覆驗之法。重者獨罪商人。輕則不罪各役。重者仍算徵。輕者不折補。是以得逞其姦。而法似亦欠平。當知人立法。其難如此。然掣之公私。衆目昭彰。未有不敗者。姦商貪官銀鹽既該沒官。身又遭罹重罪。竟何益哉。宜痛加懲戒。又訪得淮北堆鹽所在。已掣未掣。相去不遠。商人每於夜間乘機將未掣之鹽。盜藏已掣堆內。其已掣之鹽。又重行細包。以便夾帶。今後運司備行各委官照依原定格眼文簿。每掣一號。該委官即將秤出總數。親筆塡寫本格之下。以杜弊源。仍嚴禁商人。及看秤搭鉈之人。各役

前非務要針對公平不許買求作弊若覆驗斤數重者商人既算追價銀仍同看秤搭鉈之人一體治罪若數輕少者獨將看秤搭鉈之人問罪商人仍照數扣鹽補還其掣鹽看秤搭鉈之人覆驗之時不許再用淮北掣鹽委官仍將應掣鹽船照舊編定號數挨次驗放已掣者責令離遠堆收不許重細如違商人照例問遣縱容官吏究治

六曰公收餘銀　徵收餘銀俱合照舊遵行但往時收銀止給掛號收票不給號簿致使淮北經紀得以隱瞞侵費今後運司置立印給收銀小票號簿每本用紙五十幅每幅止掛八號各所印到收票俱依一二三四五次序掛至四百為止運簿給發經收人役逐日依次對號將收過商人銀兩數目眼同商人各註於

本號之下與收票相同除該所五日一報外收完一簿總計數目連簿申繳運司又將收票掛號如前給發收塡庶易查考又訪得各所經紀地主收銀將天平作弊止用一頭秤兌商人出入運司門隸往往刁難追收餘鹽銀兩期限太逼致使借貸出息各商店主經紀天平輕重不一有虧商人所運司自今餘鹽銀兩俱寬限一月以裏完納給示禁諭門隸人等不許仍前刁難各經紀地主秤銀天平吊取到司較勘無弊給示秤銀務要兩頭逓秤如納銀十兩每頭秤銀五兩聽各商自行敲兌仍拘各店主秤儀眞各經紀責令各造天平法子一付送司眼同商人店戶經紀將本司較過法子逐一較勘相同鏨刻運司較同四字發用淮安行分司官如法較勘故違

與換法子者許被害商人指陳問罪

七曰清查宿弊

運司分司各場官徵鹽過限住俸降級事例客商支鹽賣鹽期限南京戶部坐派合用青白鹽并各王府南京各衙門關支食鹽與每年二次賑濟按月追銷退引賑濟餘鹽沒官鹽水鄉竈戶戶口食鹽囚徒加煎泥鹽包索引紙脚價贓罰耗銀等項銀兩馬丁祗候隸兵門庫斗級京鹽船戶及各衙門吏典工脚夫兵等役俱有定數定期定法合該相與遵守勿失但查訪得鹽課連年不完因徒多被賣放賑濟銀兩每為公斂私債所衙門隸人等多是積年包當本司分司既外額設人役却又擾取各場工脚役使條牌到日本司即便逐件備督查究禁革先將鹽自有未完年分查起要見該年額鹽

若干。已完若干。見在何處。曾否出給某字號通關。未完若干。是何總催竈丁拖欠。或是何官吏總催侵欺。商人自有未支年分查勘。要見該年投到勘合商人若干名。該支鹽若干引。已派若干。未派若干。已派者已支若干。見在何處。曾否秤掣。未支若干。是何場分。何總催拖欠。其賑濟餘鹽沒官鹽。水鄉竈戶戶口食鹽。因徒加煎泥鹽包索引紙。腳價。贓罰。耗銀。空月馬丁。祇候吏農納例竈丁上納義民散官等項銀兩。本院先後有行。一應未完事件。開立前件。并承行該吏。俱照前法。同本司見在吏農編僉在官門隸之類。與京鹽船戶原領名數籍貫。分豁見在事故。并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略節緣由。違限在繳退引商人店主經紀名數。各另類造方冊一本。以次送院查

審。以後本司倉庫。每季終各分司督收過一應鹽銀。每月終照舊置簿。循環倒換查考。其奉到本院勘合牌案批呈批詞等件。并同知以下分管事件。承受詞狀。俱每月終於各承行前件簿內。已完者逐條塡註已完緣由日期。未完者空下。首領官帶領各承行該吏齎簿赴院查比

李佶禁約

嘉靖七年。淮御史佶定

兩[illegible]一同設牙行　近時各處鹽價高貴。人多缺食。蓋因儀眞淮安二所有等久慣經紀專一愚陷商人。以罔利肥巳。或賺哄堆垛以待價。或主張賒欠而折本。或不令面會交錢。以遂夾帳之計。或假稱扶秤增減而索偏手之錢。其地主堆垛引鹽每千引。止該討銀一兩三錢五分。又

指以大包勒要加增情均可惡今後不許仍前巧立名色攙行入市秤偏手多索等項違者呈院

二曰招撫逃竈

各場竈戶近年凶荒逃亡頗多見在者加以豪强侵害凌虐或將親子改名投入富戶爲義男女壻以致鹽課不得完徵今後如有前項弊病者許總催查報該場轉申本院行令各該衙門拘拏到院照例施行竈丁仍省令復業辦課各場凡調竈戶新舊逃回自首復業者仍要安插停當照例優免鹽課一年公務私倩俱不得擾害未回者責招回加意撫恤

三曰究治老引

各場商人有等老引光棍既無鹽引支掣又無資本生理專挖刁風不圖歸計或把持官府或起滅詞訟甚至打點衙門誆騙財物無所不至

挨之此徒。若非逃民躲避差徭。即係姦商撓壞鹽法。除見在守支鹽斤者。幷先年置有田產入籍當差者外。其餘俱限三箇月以裏收拾回籍。以慰父母妻子之望。如或故違。四鄰即時舉首。以憑拏問。

四曰。賑濟姦弊

各場賑濟竈丁先年給散銀兩。近年只收米麥。以於商竈相便。誠恐各場官攢私置大斛量收以損商小斗支放以虧竈。或索計私債。而攔路邀截。或假以逋課。而臨倉扣除。反致貧竈不沾實惠。今後分司官務要嚴加禁治前弊。將收支過細數。併入循環另項開造按月送院查考。及查各場見使斛斗有無較勘印烙具由回報

五曰。禁革包攬

安東壩白塔河各巡檢司弓兵俱係積年包攬無藉之徒官吏情熟不能鈐束

任其索取商貨賣放私鹽官鹽船過亦要火柴食鹽等項為害多端今後即行革去拘令正身應當如違拏問發遣官吏問革不貸

朱廷立禁約 嘉靖八年兩淮御史廷立定

一曰慎委任 政有專職而後事有成效各該有司佐貳官內定委一員管理巡鹽巡捕佐貳員缺掌印正官就行帶管不許委之陰陽醫官巡檢倉大使義民之類徒應故事中間給由轉遷交代俱將職名呈詳本院其在軍衛巡鹽巡捕遇有員缺共推相應人員申請定奪不許將帶罪立功軍職管理違者究治

二曰防勾科 竈丁僻處海濱其為役既甚勞而其性亦至愚運司加意存恤少蘇困苦一應提審人犯責令

總催追要毋令積年隸卒假以批票爲由下場詐騙財物及豪惡總催假以衙門使用爲由多方科歛違者責有所歸

三曰謹給散

賑濟竈丁歳有二次要在人各沾惠乃爲良法該司每遇給散之時具由呈請本院委官督同總催殷實竈戸臨場給散上中戸代辦逃竈鹽斤照舊依所辦鹽斤之多寡以爲給散之等差毋致姦頑之徒反得冒領而貧難之人不蒙實惠完日該司備造給散過文冊繳報

四曰均竈課

竈丁有貧富之分課程無彼此之別訪得各場有等冠帶義民及散官名色假以優免爲由及豪民跟隨場官隱占幇丁希圖免課不無偏累貧竈召佃無倚告示之後各場官不許將納粟等官一槩優免及容留跟隨人役隱

占幇丁。違者事發之日。決不輕縱。

五曰禁竄隱

民竈已不同籍。而所事自不同業。但恐有等姦頑。意在避重就輕。不無投民脫竈。其豪强富戶。利其使用。容隱在家。作爲義子。以致竈丁日乏。今後如有此弊。許總催告報該場。轉申本院。以憑拏問窩戶。照例問發充竈。

六曰勤幹理

事務每病於過時。而幹理常貴於能早。況鹽場時有旺衰。鹽有伸縮。催督失時。終難爲力。場官總催務須依期督辦。照依原定旺煎七分。衰閒四分。毋得勒要虛報。苟且塞責。每月終申報分司。塡註循環。送院倒換。歲終取獲通關申報本院。幷運司造冊類繳。其滷池塼塞竈房傾頹。俱要督令竈丁。用工挑濬。隨時修理。鐵盤鍋析驗實申報運司轉呈本院。以憑查

換則竈丁樂於趨事而正課易於完納矣其有因循度日不盡職業者各治以罪

七曰禁私煎

私鹽禁止而後官鹽疏通說者謂疏通官鹽即所以禁止私鹽因爲崇本之論然私鹽不禁則人皆樂於近易誰肯捐資本涉險阻爲是徒勞無益者哉然私鹽之行始自富惡竈戶私煎而後無藉鹽徒得以私販私煎不禁而禁私販是不求本而求末者也竊意鹽徒之蹤跡莫定而竈戶之煎鬻有方莫定者固待於巡緝而有方者便可以坐拏各該場官所管惟目前之竈丁竈丁私煎豈不知之特利其常例雖知猶不知耳今後若有姦頑竈丁私煎私賣不肯完納正課及豪惡富竈離場私煎通同大夥鹽徒撐駕船隻出境興販者除行官兵緝拏外各場

官先將私煎竈戶指名指實申來以憑照例問罪每月終具其不致容隱竈丁私煎結狀呈繳若場官似前不行舉報者事發坐贓縱偷嗾佑知而不舉者事發連坐

八曰禁通同

鹽徒之所以往來縱橫恣意興販如取拾物者巡鹽巡捕官員又豈不知亦各利其常例而不禁甚者縱其下人與之交通乃從而分其所得者又有出給批票與其弟姪軍旗公然興販而無所忌者追原其情甚可痛惡今後各官俱宜省改以圖自新鹽徒生發即便擒拏到官追究收買何人私鹽經過何處地方何人受財賣放何人受財指引取具供招申呈本院詳奪如若仍舊不職事發決不輕縱

九曰嚴緝捕

訪得巡鹽巡捕備倭守禦巡司等官往往不行用心

巡緝鹽徒。坐費廩祿。及至上司督責。無可諉罪。動曰鹽徒出沒。莫可蹤跡。然鹽徒往來。不過水陸二途。其在江河。必有灣泊之處。在陸路必有窩歇之家。若肯用心擒捕亦不甚難爲力。今後各官遇鹽徒船隻灣泊。即差官兵擒拏。不得容留灣泊。如鹽徒陸路駝載鹽斤。即遣數人潛隨其後。窮其所往。探知停歇何處。即回報官司。統衆擒捕。縱使鹽徒一時雖逃。而窩家擔頭人等可以就擒。以此行之。似不爲迂。其沿江沿海衙門。每月終具不致容留私鹽船隻灣泊結狀。同私鹽起數。一併呈繳。近訪得各處大夥鹽徒。在於呂四。餘東。餘中。餘西。富安。安豐。臨洪。板浦。徐瀆等場。安東。張家店。白塔。翟王廟。新溝。丈家河。及清口。老河口。洪澤驛。響水滿等處地方。聚衆興販。略無

忌憚甚至劫財殺人為害不可勝計除行各衛所嚴督官軍務在得獲敢有似前玩愒以致賊風滋蔓擾害地方者該管官員提問不恕

十曰核功過

所屬官員其用心不無勤怠之分而本院考校亦有賢否之辯今後軍衛有司巡鹽巡捕官員置立循環文簿送院用印鈐蓋每月終將有無拏獲私鹽捉獲鹽徒填註本院仍置文簿註記以為薦舉賞罰官員之地如有巡獲大夥鹽徒撑駕船隻鹽馱至二千斤以上者照例給賞三分之一如貪污不職及玩愒廢事查照本院先年舊規府衛官兩箇月之規州縣及守禦衛要巡檢司三箇月之上全無鹽犯申報及有而鹽斤不多者行提該吏究治各衙門通至四箇月之上全無者察訪實跡參究提問

十一曰除姦惡 稂莠不除嘉禾之害惡類不剪良善之災訪得各場有等無藉光棍號爲長布衫赶船虎好漢并罷閑吏役及義民人等作爲棒頭名色在於各場中或欺騙商竈或打攪鄉村或教唆詞訟或陷害官吏苟可得利罔不爲之若不痛加法除不無長姦縱惡仰各分司官及各場官明白曉諭使之斂跡如有恃頑不改前過者指名指實申呈本院照例問發 十二曰愼查盤 訪得淮北商人場下運載引鹽赴安東巡檢司上堆聽候報數搭單前此分司官不行到彼查盤所以巡司官吏通同商人隱匿無引鹽包在內以圖俟便乘風走水今後分司官務要巡歷到彼嚴督巡司官吏人等前去各商堆鹽處所查盤見堆搭單

引鹽數目。俱要鹽引相同。若見在數目與搭單數目不同。就便追究下落。敢有仍前隱匿無引鹽包在內以圖作弊者。商人地主一體治罪

十三曰。恤鹽商

各商人以鹽利爲生理。邊圉資商人以充實。大約今之鹽政。如人一身。邊圉其頭目也。竈丁其血氣也。商人其手足也。血氣流通。而後手足便利。夫唯便利也。而後可以爲頭目之捍。知所以恤竈丁。而不知所以恤商人。是束縛其手足。而欲其捍頭目也。惡在其爲計之得乎。訪得商人齎納糧草赴邊。有道途之費。有勸借之費。有賣窩之費。有分搭之費。積而算之。所費不貲。及至下場支鹽。索要其分例者。有貪婪之吏胥。有蒙惡之棒頭。有老引之光棍。有積年之奸快。偷爬漏包。盜已私鹽者。有强梁

之船戶勸要偏手哄騙資本者有狡猾之經紀以致商人往往告稱虧折資本鹽法不通夫 國家之召商非征商也利商以足邊也而今乃爲是病商者哉今後商人如有吏胥棒頭弁快經紀人等索要財物船戶倚有官鹽夾帶私鹽及摟爬漏包等弊者經赴本院陳告以憑拏問

十四曰謹徵收 灶催徵收小竈鹽課

照依原降木榻徵收本色不許擁收銀錢以便侵欺私置筏籮以漁羨餘照舊續完者給與木籌完足者即與塡註簿經給票執照該場官取具各總催不致折收銀錢及私置筏籮甘結呈遞

十五曰禁高價 鹽利雖所以爲邊儲之備

亦所以爲民食之資要在官民兩便上下俱足斯爲鹽法疏通看得近年以來民間

鹽價騰貴雖緣秤掣之遲亦緣各商圖博厚利將已掣鹽斤堆垛所在坐待高價然後發賣除行委官督責發賣不許堆垛外各商務要遵守即行發賣如違究治

戒商九事 一曰戒貪緣 按商人雖巧於射利而實拙於守分往往用財饋送勢要以求囑託及至官司公道自不容掩誰肯壞法任人驅使使利歸於人而已乃受不韙之名耶嗟爾商人始欲得利而卒反得害計誠拙矣今後切宜深戒 二曰戒鬬訟 商人輻輳市井非但言語之間易為相忤而利之所在互相爭競往往因而鬬毆爭訟甚至破家亡身及至追悔已無及矣其各戒之 三曰戒華居室 今制限庶人房不過三間不得為重栱斗

簷丹漆繪畫與文尺椽梁之違例者　四曰戒美衣服　令例商賈之家止穿絹布不得僭用紵絲綾羅婦女許用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毋服大紅鴉青金繡錦綺雲鳳花鳥之屬　五曰戒飾器具　令制庶民酒盞用銀餘器止皆銅錫瓷漆不得爲渾金象玉彫花細纍女子頭飾止許金鍍凡翡翠珍寶瑪瑙玳瑁金玉之奇異者悉禁之　六曰戒多僕妾　度貲以稱事比類以旌能妻妾不三而淫亂之徒化僕從不五而力本之人多籍遠而冒射者治其流藏虛而矯飾者發其詐　七曰戒侈婚嫁　揚俗尚浮至婚禮類夷道者商始也今于幣聘止於紬絹茶菓必從儉素粧送止許衾褥奩具勿爲華美嚴治戒焉

八曰戒違葬祭 按商多他省親死艱歸乃暴風日付水火或一殯之費傾貲取勝謂之何哉今與定期死或半歲則促歸踰期不舉治以不孝有便葬者聽仍導以禮葬惟明器旌布祭惟果肴醑醢其餘緇黃不經一切浮靡者咸痛革之

九曰戒盛宴會 淮商聚會雖四時小醵聲妓珍羞務窮奢泰固有前極豐盈而終餓莩者傷理敗化莫甚焉茲與之限每會羹果不過數品酒數行其餘婚嫁則少借之

鹽政志卷之十終

讀鹽政志敘

兩崖朱公按鹽于淮也君子曰獨鹽也乎哉其政良政也公爲志以志政也君子曰獨淮也乎哉其志良志也夫鹽之有算也自管仲以來莫之有廢也所以佐本賦而裕邦

費寔嬴者利也夫利民之所縕也利生則競生競生則亂生是故法也者所以軌度其衆以阜其利者也夫唯法乆而服聽玩也故商無良將姦法而市吏以自封也吏無良將姦法而漁商以自售也上

贏以補百姓之乏法亦若是已矣厥初散斂之方準乎盈縮豐約之節隨乎登耗以法制利不以利姦法國紓其用商操其奇民資其食未始不善也夫何法令既斁姦利日滋于是乎有竊販者矣弊在

齊民于是乎有占中者矣弊乃在勢要于是乎有鬻窩者矣則俛然而濡其迹者又非但齊民而已也勢要而已也是故始引鹽米二斗有奇而後則五倍之而猶未已始惟商中之而後則貴人巨室私

始或以徵故或以存恩或以稽衆或以考憲或以彰勸或以謹防賅綜條貫品式具存政之紀也將在是矣而又本之以誠存之以公全之以寬持之以恕終之以義政之大也經世之制也是故可以裕

國可以阜民可以貞度可以
興行是志也後之人庶曰其
承若前之大章以長監於世
其及也不已多乎詩曰我躬
不閱皇恤我後偷已廬州府
知府蘄水周瑯頓首書

鹽政志後叙

嘉靖己丑兩厓朱公奉若

天子命按兩淮鹺法政既通乃思

圖厥永乃創志焉乃命克昌

理厥役采集修餙公叙而定

之凡爲目八爲卷十秩秩乎

閱數月而告成矣謂克昌不

可以無言宜識諸後於是乃讀而嘆曰茲固公之志也乎夫志也者何也所以志志也志志也者所以宣心術之運順民物之情盡幽明之故以通四方之志以爲極焉者也天下有弊政而無弊道道也

者法之管也法不立是曰徒善政不又是曰徒法徒法與徒善民將易其視而慢之若之何其求也公之按准也則蠹揚紀吏習釐正樹之乎風聲章之乎執則開誠布公體仁行恕豈曰條貫品式之具

已哉有道也是故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大德行以先之人以舉之通以達之變以權之四者備而政無留良矣是故可以垂永可以監

世謂非公之志與哉斯志也
綱舉目張始終條理莫不畢
備博而要約而周遺克昌雖
與有事焉而體裁要矩胥命
於公云揚州府儒學教授仁
和陳克昌頓首拜書